

顧曲晨談

# 顧曲麈談卷下

## 第二章 製曲

製曲者。文人自填詞曲以陶寫性情也。音律之道。前章已論之詳矣。茲分作劇法、作清曲法二種爲學者之先導焉。

### 第一節 論作劇法

傳奇之名。雖昉於金源。顧宋趙德麟會真記連廂詞。以七言韻語加入微之原文。而按節彈唱。則已啓傳奇串演之法。惟其名乃成於金耳。自是以後。有院本有雜劇。有爨弄。名稱滋多。皆見陶宗儀輟耕錄。明人南曲盛行。所作院本。有多至數十折者。於是以篇幅長者爲傳奇。以短者爲雜劇。或又以南詞爲傳奇。北曲爲雜劇。相沿至今。其名未改。雖違本意。顧亦可從也。余今所論爲總言作劇之理。故不分傳奇雜劇。南詞北曲之名。大抵劇之妙處在一真字。眞也者。切實不浮。感人心脾。之所謂也。風俗之靡日甚一日。究其所以日甚之故。皆由於人心之喜新尚異。劇之

作用本在規正風俗。顧其論道德取語錄格言之糟粕。以求補救社會。此固勢有所不能也。就人心之所向而爲之無形之規導。則不妨就末流之習漸返於正始之音。故新異但祈不詭於法而已。新之有道。異之有方。總期不失情理之眞俾觀者知所懲勸而無敢於爲惡斯亦可矣。以索隱行怪之俗。而責其全反中庸。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不若以有道之新易無道之新。以有方之異易無方之異。則庶幾人皆樂於從事而案頭場上交相爲美。此眞之說也。其次須有風趣。近日人情喜讀閒書。畏聽莊論。太史公謂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此言於傳奇中最合。宋人說部中載錢惟演楊億好爲玉溪體詩創爲西昆體。一時臺館諸公悉爲效法。翕然成風。時有一伶人飾李玉溪上場。衣服破碎。形容憔悴。曰我被館閣諸公擣撫殆盡矣。滿座哄然。又史彌遠用事。時奔競日甚。歲時讌集。伶人有飾顏淵者。搔首躊躇。曰夫子之道可謂仰之彌高。鑽之彌遠。一人問曰鑽之彌堅。何云彌遠。答曰現在那個不鑽彌遠。衆爲斂容。諸如此類。最爲有裨風教。設置身當日。亦未有不掩

口胡盧者此卽談言微中也。若掇拾市井謔語或穢褻不文則又一無足取。蓋風趣雖不可少而懲勸要有所歸設遇未便明言之處正不妨假草木昆蟲之微以寓扶偏救弊之旨所謂正告之不足旁引曲喻之則有餘也。此風趣之說也。曰真曰趣作劇者不可不知真所以補風化趣所以動觀聽而其唯一之宗旨則尤在於美之一字此其大概也至其緊要則條論之。

(二)結構宜謹嚴 填詞之道如行文然必須規矩局度整齊不紊則一部大文始終潔淨讀之者雖覺山重水複而岡巒起伏自有迴顧紓徐之致數十齣中一齣不能刪一齣不可加關目雖多線索自晰斯爲美也故填詞者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韻抽毫之始須將全部綱領布置妥帖何處可加饒折何處可設節目角色分配如何可以匀稱排場冷熱如何可以調劑通盤籌算總以脈絡分明事實離奇爲要譬如造物之賦形當其精血初凝胚胎未就先爲制定全形使點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勢倘先無成局而由項及踵逐段滋生則人之一身當有無數斷續

之痕而血氣爲之中阻矣。工師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間架未立。先籌何處建廳。何方開戶。棟須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揮斤運斧。倘使造成一架。而後再籌。一架則便於前者。或不便於後。勢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毀。猶之築舍道旁。兼數宅之資料。不足供一廳一堂之用也。是故作傳奇者。不可急急拈毫袖手。於始方可振筆疾書。於後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題不佳。而能出其錦心揚爲繡口者也。嘗讀近人傳奇。惜其慘澹經營。用心良苦。而終不能被管絃。副優孟者。非審音協律之難。而結構全部規模之未盡善耳。今就鄙見所及者。略述如下。

(甲) 戒諷刺 傳奇之作用之代木鐸。因世間愚夫愚婦。識字知書者少。勸之爲善。誠之爲惡。其道無由。乃設此種文字。借優人說法。與大眾齊聽。意謂善者如此。惡者如彼。而文人才士亦各出其心思才力。以成此錦繡之文。是藥人壽世。之方。救苦彌災之具也。自世之刻薄者流。以此意。倒行逆施。借此文爲報讐。洩恨之具。心所喜者。施以生旦之名。心所惡者。變以淨丑之面。且舉千百年未

聞之醜形怪狀加於一人之身使梨園習而傳之幾爲定案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噫豈千古文章止爲誣人而設一生誦讀徒備行兇造孽之需乎余聞故老言明王九思附劉瑾得調吏部文選司瑾敗勒令致仕後復永錮終身時李東陽柄國不爲之緩頰九思遂深恨東陽盛年屏棄無所發怒作杜子美沽酒游春雜劇力詆西涯流轉騰湧一時關隴之士翕然和之嘉靖初有議起九思者或言於朝曰游春一劇李林甫爲西涯相國楊國忠得非石齋賈婆婆得非南塢耶吏部聞之縮舌而止可見以文字誣譏人者不能害人行且自害耳又康對山弘治中狀元也當正德初李夢陽忤劉瑾繫詔獄夢陽求救於對山對山曰吾何惜一官不救李死乎乃往謁瑾爲之排解李遂得免瑾敗康落職夢陽不一援手對山恨焉乃作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雜劇而馬中錫又爲中山狼立傳於是天下無不知夢陽之負對山也夫康救李於危急之中李曾不一思圖報其曲固在李不在康而康必欲借中山狼以比夢陽非特文人輕薄

抑且無容人之度。倖倖然見於其面。亦何爲哉。在夢陽以怨報德。殊失君子之行。而對山播之詞場。使後人交相指摘。目爲小丈夫之所作。爲則亦何快。此一時之憤也。傳奇一事。最易賈怨。即使無所寄託。猶或爲之憑空臆造。況真有所指乎。他不具論。卽如琵琶記。牡丹亭。固千古之妙文也。或謂琵琶記一書。爲譏王四而設。因其不孝於親。故加以入贅豪門。致親餓死之事。何以知之。因琵琶二字。合計王字。共有四個。則其寓意可知也。噫。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凡作傳世之文。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而後鬼神效靈。予以生花之筆。成此倒峽之詞。使人入贊美百世流芳。傳非文字之傳。一念之正氣使傳也。五經史漢。與天地山河。同此不朽。試問當年作者。有一不肖者。廁於其間乎。但觀琵琶得傳至今。則高明之爲人。必有善行可取。是以天壽其名。使不與身俱沒。豈殘忍。刻薄之徒哉。即使當日與王四有隙。故以不孝加之。然則彼與蔡邕未必有隙。何以有隙之人。止暗寓其姓。不明叱其名。而以未必有隙之人。反蒙李代桃。

僵之實乎。此顯而易見之事。從無一人辨之。創爲此說者。其不學無術可知矣。又牡丹亭一書。人又謂湯若士譏刺曇陽子而作。楊恩壽詞餘叢話云。若士應春官試。忤陳眉公。遂以媒孽下第。時太倉王相國爲總裁。相國本若士座師。亦素厚眉公者。若士遂恨相國入骨。適曇陽坐化後。嶺南又有一曇陽出現。與一士人爲眷屬。風聞遠邇。若士遂作牡丹亭以洩恨。故記中有還魂之舉。而蔣心餘作臨川夢曲。亦信此說。且云。畢竟是桃李春風舊門牆。怎好把帷薄私情向筆下揚。他平生罪孽這詞章。於是若士此曲。乃爲端人正士所不取。豈知皆子虛烏有乎。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云。世或傳牡丹亭刺曇陽子而作。然太倉相君實先令家樂演之。且曰。吾老年人。近頗爲此曲惆悵。假令人言可信。相君雖盛德。有容必不反。演之於家也。卽玉茗集中寄張元長弔俞二姑二絕句。其序中亦記太倉相君之語。與靜志居詩話適合。可知此說實是不確。而後人反言之。鑿鑿。不惟可笑。抑且有乖典則矣。是故作傳奇者。切要滌去此種肺腑。務存忠。

厚之心勿爲殘毒之事。則令德令聞始足與元明諸家並壽矣。

(乙) 立主腦 傳奇主腦總在生旦。一切他色止爲此一生一旦之供給。一部劇中有無數人名。究竟都是陪客。原其初心。止爲一人而設。卽其一人之身。自始至終。又有無限情由。無窮關目。究竟都是衍文。原其初心。又止爲一事而設。此一人一事。卽所謂傳奇之主腦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確有可傳。則不愧傳奇之目。而其人其事。與作者姓名。皆堪千古矣。如實甫西廂記。止爲張君瑞一人而設。而張君瑞一人。又止爲白馬解圍一事。其餘枝節。皆從此事而生。夫人許婚。張生望配。紅娘勇於作合。鶯鶯敢於失身。皆由於此。是則白馬解圍四字。卽作西廂之主腦也。如紅梨記。止爲趙伯疇一人而設。而趙伯疇一人。又止爲錦囊寄情一事。其餘關目。皆從此一事而生。王輔之拘禁素秋錢八之巧。於作合花婆之計。賺紅梨。素秋之守盟不渝。皆由於此。是則錦囊寄情四字。卽作紅梨之主腦也。惟文人好事。往往標新立異。離奇變幻。無所不至。然其線

索清澈脈絡分明。雖機趣橫生而事實始終整潔。試觀桃花扇全部記明季時事。頭緒雖多而繫年記月通本無一折可刪。且所紀皆是實錄。尤可作南都信史。觀所謂六轡在手。一塵不驚也。余嘗謂桃花扇爲曲中異軍。亡友黃摩西以爲至言。後人作劇。但知爲一人而作。不知爲一事而作。又不知敷設許多他事。卽爲此一事而作。於是假託神怪。或糅雜鬼魅。若雙珠之投淵。遇神獅吼之徧游地獄。六尺覩舐人鬼。參半皆由好奇之心。太過山窮水盡。不得不設一幻境。以便生旦當場團圓。實則線索未清。補救不來而已。余謂與其作傳奇而捉襟露肘。毋寧作雜劇而點筆成金。若徐天池之四聲猿。楊笠湖之吟風閣。何嘗不膾炙人口。必欲勉成四十齣。東塗西抹。如不繫之舟。無梁之屋。亦甚無謂也。

(丙) 脫窠臼 傳奇者以奇事可傳也。事若不奇。勢必不傳。何必浪費筆墨哉。韓文云。惟陳言之務去。又云。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作文如是填詞亦然。余嘗讀明人諸曲。往往以婢女代嫁。亦屬厭套。又生必貧困。且必賢淑。

先訂朱陳。而女家或毀盟。或賴婚。當其時必有一富豪公子見色垂涎。設計以圖殺生者。女父母轉許公子。而生卒得他人之救。應試及第。奉旨完姻。置公子於法。然後當場團圓。十部傳奇。幾有五六種。如此者嘻亦難矣。夫盜襲古人舊作。而自詡新著。可羞孰甚。天下新奇之事。日出不窮。今古風俗之異。宜不知凡幾。從此着想。盡有妙文。何必彙集各劇。東割一段。西竊一段。成此千補百衲之敝衣乎。且吾所謂脫窠臼者。蓋欲一新詞場之耳目也。卽論舊劇元明以來。從無死後還魂之事。玉簫女兩世姻緣。亦是投胎換身。自湯若士杜麗娘還魂後。頓使排場一新。且於冥間游魂冥誓一節。又添出許多妙文。是還魂一節。若士所獨創也。又如桃花扇。不令生日團圓。趁中元建醮之際。令生旦各修正果。并云。「家國何在。君父何在。偏是兒女之情。不能割斷。」真足令人猛然警覺。而於作者填詞之旨。尤爲暗合。又開場副末。不用舊日排場。末後餘韻一擗。更覺蒼涼悲壯。試問今古傳奇。從來有此場面乎。是特破生日團圓之成格。東塘所。

獨創也。（孔東塘友人顧彩曾改桃花扇脩真入道諸折使朝宗香君成爲眷屬。東塘嘗貽書道謝。自余觀之。直黑漆斷紋琴而已。何足道哉。）是故窠白云者。非特竊取排場也。卽通本無一獨創之格。亦是窠臼填詞一道文人下筆。欲詞采富麗。恢恢乎游刃有餘。而欲排場革新。則難之又難。蓋此皆優伶之事。不甚措意。而所失。卽在於此。不可不審慎出之也。余謂欲脫窠臼。有一至簡至便之法。今日劇場布景。日新月異。凡目不經見之事物。不妨設幻景以現之。但取歷史中事實。其有可驚可愕可感可泣者。譜成詞曲。而復襯以布景。俾閱者如置身其間。忽爾掩泣悲啼。忽爾歡容笑口。以今時之砌抹。（劇中所用諸物統名砌抹）演舊日之聲容。有不令人慷慨激昂。頓足起舞者。吾未之信也。

丁 密針線 傳奇全本統計不下數十折。此數十折中。關目孔多事實頗煩。而於起伏照應之處。須如草蛇灰線。令人無罅隙之可尋。無縫天衣。不着一針線。痕迹方是妙文。昔人謂作劇如作衣。其初則以完全者翦碎。其後則以翦碎。

者使之合成此真至理名言也。卽如西廂不先將鄭恒安置妥帖直至憤爭昏姻觸階而死殊於情理不合。琵琶記尤甚子中狀頭三載而家人不知身贅相府享盡繁華不能自遣一僕而附家書於路人陳留至洛陽僅有數百里而輒云萬里家山此尤背謬之至者也。古人尚有此失今人可勿留意是以作傳奇者須將全部關目通身布置周到其起伏照應一如作一篇文字然骨肉停匀情理周到而後施以詞藻則華實交茂矣。

(戊)減頭緒 頭緒繁多曲之大病也。試思觀劇者於一日半日之間而欲明此劇中情節全在一線到底無旁見側出之情則孰主孰賓一覽而知矣。若喜設關目多添角色則通部前後或有照應不及之處而線索紊矣。線索既紊將使觀場者茫然不知其事之始末一旦劇中止有生日淨丑諸角目苟關目一多則人數亦不能少而場上脚色止此數人上場下場又易與主任腳色(卽一劇中之主人翁)相混而通本反覺模糊不清矣。舊劇中如屠赤水之曇花記。

木西來固爲主任脚色。而貪襲仙佛話頭。曲情多而事情少。遂至頭緒不明。故當時有點鬼簿之誚。又如吳石渠四種。以綠牡丹爲簡明。通本關目。止在綠牡丹一枝。沈老之衡文。瑤草之捉刀。二才媛之憐才。皆另有一種緊湊縝密之致。而尤能別開一生面試。問隔簾試。墻古今有是事否。此因頭緒不繁。故能步步引人入勝也。餘若情郵一記。已稍稍煩瑣。至於療妬羹。(譜馮小青事)貪用小青本傳。遂至不能擇別。雖齠齶皆佳。顧止可作散套觀。非所論於傳奇矣。他劇犯此者至多。不勝條舉。學者宜避此病。方爲上乘。

(己) 均勞逸 傳奇中脚色。總言之曰生旦淨丑。自明中葉。海鹽派盛行。繼之以崑腔。而脚色遂繁。生有老生、官生、巾生、二生之名。旦有老旦、正旦、搽旦、小旦、貼旦之名。淨有大小中之區別。惟丑則一耳。統計有十三門。今世人謂十門脚色。舉其成數言之也。未有崑腔以前。每本傳奇。所用脚色。大率以一人終始之。自開場至結尾。無論多至數十折。總以一色任之。從無有數人分任其勞者也。

崑劇既盛。角目之分析亦細。而每一部中所蓄伶人各色。均不下七八人。故凡演一劇。先將劇中所定角目逐折細檢。同一生脚也。第幾折宜用官生。第幾折宜用巾生。同一旦脚也。某幾折宜用正旦。某幾折宜用小旦。各視曲中文字。與事蹟之何若。而後定爲某脚。某脚也是。則崑劇中之角目。已較弋陽腔稍逸矣。惟崑曲悠揚綿邈。每終一曲。其難比他曲。不啻數倍。故角目雖分析至細。而其所負之責。曾不少輕焉。是以填詞者。當知優伶之勞逸。如上一折以生爲主脚。則下一折再不可用生脚矣。上一折以旦爲主脚。則下一折亦不可用旦脚矣。他脚色亦然。此其故有二也。一則優伶更番執役。不致十分過勞。二則衣飾裙釵。更換頗費時間。設使前後二折同是一脚色。任之衣飾服御。無一更換。猶可勉強而行。倘若必須更換。則萬萬來不及者。前折之下場。與後折之上場。爲時不過三五分。以極短促之時間。而更換此最難穿戴之服飾。雖十手猶不能爲也。文人填詞能歌者已少。能知此理者。非曾經串演不能。故尤少也。往讀名家。

傳奇此失獨多。湯若士之紫釵記、徐榆村之鏡光緣，更多是病。此所以不能通常開演也。

(庚) 酌事實 傳奇家門副末開場必云演那朝故事。那本傳奇明人院本無不如是也。其云故事必係取古人事實而譜之。非憑空結撰可知矣。顧文人好奇多喜作狡猾伎倆。於是有臆造一事怪幻百出以恣肆其文字者。蓋古人往事未便改易填詞者須以文就事不可自行增損。不如臆造之可以舉動自由也。惟有一言須當注意者。用故事則不可。一事蹈虛用臆造則一事不可徵實。此則詞家當奉爲科律也。所謂不可一事蹈虛者。蓋旣用前人故事。是實有其人實有其事矣。則凡時代朋舊輿地水火盜賊刀兵衣服及關涉其人一切諸事。皆當鑿鑿可據。墮可徵。雖在科譚之間亦不可杜撰一語。此卽實則實到底之謂也。所謂不可一事徵實者。蓋全本旣純是臆說。是其人其事已在子虛烏有之列。即使墮考時地終難取信於人。不若鼓我筆機使通本可泣可歌足。

以爲社會之警鐘觀場者亦眉飛色舞不自知心之何以若此之爲愈也此卽虛則虛到底之謂也虛實二義填詞者於未下筆時必先認定切莫自亂其例古今傳奇用故事之最勝者莫如桃花扇用臆說之最勝者莫如牡丹亭桃花扇所用事實俱見明季人野史卷首有考據數十條東塘已自計明晰矣抑知記中所有纖小科譚亦皆有所本乎香君譚名香扇墜見板橋雜記王鐸楷書燕子箋今藏無錫某宦家卽如阮大鋮之路斃仙霞嶺藍田叔之寄居媚香樓亦見冥報錄南都雜事記蓋幾幾乎無語不徵實矣牡丹亭之杜麗娘以一夢感情生死不渝亦已動人情致而又寫道院幽構之悽豔野店合昏之潦草無一不出乎人情之外卻無一不合乎人情之中惟虜譏之立馬吳山李全之鬧兵淮潁則是確有其事但此爲本書之輔佐故不能指爲全書之瑕疪也二書一實一虛各極其妙余每讀其文輒有季札觀止之歎此亦天下之公論也明人院本頗喜采唐人小說如梅鼎祚之章臺柳（譜章臺柳本事）崑崙奴（譜